

# 折射时代光影的多棱镜

——以巴蜀散文为中心观察新时代散文的艺术新质

□古 邦

散文是独具灵性和自叙特质的文学体裁,形式自由灵活,表达内蕴丰富,凝聚着写作者的感情涌动与精神气象。近年来的新时代散文创作深入个体经验的微观叙事,进而拓展至历史、自然、民族等宏观命题。作家们通过跨学科的知识整合、地域文化的深度开掘,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散文美学体系。而立足祖国西部、心寄远方的散文作家及其创作,精心书写天造地设的地方风情,奋力展现中华大地上的色彩斑斓,为我们观察新时代散文创作的艺术特性提供了典型参照。

## 绘制自然史与风物志

长期在川藏地区生活和写作的阿来,依旧在旷野里行走,近期又有《去有风的旷野》《西高地行记》等一系列精品力作问世。这些作品主要是作家在以祖国西部为主的山河大地上行走与考察的结果,乍看似乎属于游记一脉,但仔细辨识和体味即可发现,较之游记有诸多不同。作家常见的生命形态和创作路径固然是同山水自然对话,但踏访对象却很少名山大川和风景胜地,而是喜欢在潜心研读相关典籍资料的基础上,选择更具有历史地理与环境物产意义的特定地点,展开田野调查式的现场考察。收入《去有风的旷野》一书中的《稻城亚丁行记》《四姑娘山行记》《大凉山访杜鹃花记》等篇,展现了作家面对山川草木时多种多样的内心感受与情感体验,其中有同大自然之美不期而遇的由衷赞叹,但更多的是知识积累获得现实印证的欣喜,是同山野万物对话又有新发现的兴奋,是探访未知事物的细致与执着,还有对古今中外田野勘察成果的遥想与梳理。这些不仅传递出作家自然博物知识的丰沛和充盈,而且告诉读者,行走在山川大地上的作家,不是在旅游观光,而是在发现、思考和认知,是在绘制大西南的自然史和风物志。

阿来有时也会奔向某个城市,如收入《西高地行记》一书的《武威记》《丽江记》,就分别讲述了作家踏访甘肃武威和云南丽江的情况。不过此二文的表述重心依然不是古城风光和自然形胜,而是两地的古往今来,前生今世,重点则是两座城市的历史沿革、地域变化、文物遗存、野生草木、文明踪迹、文化交流、边缘史料等。这样的内容取向无疑成就了文章的个性,支撑起这种个性的则是作家更深层次的谋划与设想:“花几年时间,把整个藏区,以及历史上与藏区发生过密切联系的地方,都走上一遍,目的是对藏民族文化的内部多样性作广泛而独立的考察,同时,通过丽江这样与藏文化产生过密切联系的地区来观察历史的大尺度下一种文化的消长。”(《丽江记》)这种注入别样思考与个性追求的作品,自然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凌仕江在西藏服役和工作多年,他的创作始终环绕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先后出版《你知道西藏的天有多蓝》《西藏时间》《藏羚羊乐园》《藏地孤旅》《微尘大地》等多部散文集。这些作品以灵动飘逸且不乏浪漫唯美的笔触,描绘了西藏的山川地理、动物植物、历史文化、宗教习俗,以及军人和民众友善和睦的生活情景,而贯穿其中的除了作家拥抱万物的泊泊深情,还有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别样理解和深层认知。同样拥有军人经历的卢一萍,曾以军旅小说和报告文学著称,转业回到家乡后,散文创作亦呈现跃升之势,其中横山范水之作更是流光溢彩,佳作迭出。作为晚近之作的《对河流的认识》,由新疆大地上的叶尔羌河以及塔什库尔干河拉开笔墨,将自然地理、物候天光、民俗风情、历史传说融为一体,其中有河流样貌的新奇描绘,也有相关知识的有趣诉说,还有个人感受的真切表达,从而构成了一篇内蕴丰腴、生机饱满的现代版“水经注”。而一组《光雾为魂》则锁定巴蜀奇景光雾山,其笔墨所至,既写出了这处“天然画廊”独具一格的形与神,又写出了其中深藏的经济价值和文化意蕴。

散文家的历史叙事大都写得笔酣墨饱,洋洋洒洒,但很少满足于晾晒书袋,引证史乘,而是更注重围绕锁定对象,深耕细作,寻幽探深,悉心发掘未知的存在,着力提炼更深的意义乃至更好的表达。2022年,来自东坡故里的沈荣均发表长文《苏东坡:此心安处是吾乡》,贴近主人公的性情和灵魂。三年后,作家又推出《苏东坡的理想国》,对原有内容做了进一步探究、考实与扩展,其满载诗意的笔墨,系统描述了主人公特立独行的精神风貌和人生轨迹,而且针对以往东坡叙事中存在的一些有争议、有误读的问题,进行重点辨析与细致剖解,从而塑造出一个愈发立体丰满的东坡形象。罗伟章的读史随笔《苏东坡怎样做人》《陈寿:为三国命名》在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开辟了新视角,提出了新见解,拓展了人们的史学眼界和思维习惯。以历史叙事享誉文坛的蒋蓝,在出版《梼杌之书》《成都笔记》《踪迹史》等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历史文化著作之后,又推出了相当厚重的《苏东坡辞典》。该书放弃了文苑多见的传记式表达,大胆采用了笔墨更为集中,也更具有问题意识的“辞典”式叙事,以此“冗繁削尽留清瘦”,使读者看到了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立体多面的主人公。

散文家的历史言说常常细致深入,但并不满足于讲历史故事,发古今感慨。很多时候,他们笔下的历史场景和文化讲述,联系着更为广大的社会足音与时代脉动,向以鲜的《我的汉语,我的祖国》一文,着眼于形、音、义三方面梳理汉语流变,从唐太宗到颜师古,从《颜监字样》到《干禄字书》,从宋元正音到中原音韵,其畅达的钩沉承载着国运的迁改,告诉人们:“汉语的河流,也是我们的母亲河”“伟大的汉语,是我们不朽的祖国”。

聂作平的《重读〈水浒传〉》讲述阅读古典小说的心得,着眼点不是叱咤风云的梁山好汉,而是以

往常常被忽略的普通人,如瓦罐寺的老僧、桃花村的刘太公、阳谷县的地保何九叔以及帮助过林冲的李小二夫妇等。这些人物经作家发掘和点染,有了亮色和体温,使《水浒》在英雄气之外,增添了人情味乃至人民性。

## 短 评

### 《春尽江南》:以词语的创造改写时间

□宗小白

诗人王明法笔下的江南,没有停留在地域性概念和美学图标的构建上。这部收录了244首作品的诗集以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对现实生存的独到思考和生命词语的创造与丰富,传递出自然、风物、人性之美。“60后”诗人王明法是镇江当代诗歌的承前启后者,20世纪80年代曾中断写作,但一直在“出发”的生命状态,为诗人带来了对沿途生命景观凝望后的诗意冲动,也带来了与现实不断融入、碰撞之后的生命感动,使他在本世纪迎来创作上的井喷期。

在诗集第一辑中,诗人怀揣着“虫鸣唧唧/与万物生长/有尺度相宜的守望”,以登山者的

出发不仅是地理疆域上的,还体现在诗人

向历史纵深处的回眸,在《梦笔》中诗人写下:“阳光展平了大地的纸张/乌云是磨墨的童子/历史等待书写者”。诗人对历史的感动不止停留在对功绩的礼赞,而是发出“让白色的马车从文成出发/迎接那位洞明世事的老人/抱病归来(《飞云湖》)”的感叹,以更人性的历史观、更温情的笔触触慰历史的苍凉之处。

诗人的生命感动形成了《春尽江南》人本主义的思想特点,使诗人在外观自然、风物之美的同时,更加凝神内观到人世和人性之美。对自然、风物的书写,在《春尽江南》中占据不少篇幅,从各个专辑的命名来看,无论是出发时看见“波涛痛饮落日的灰烬”,还是探寻“小径分

叉的多义性”,抑或完成“我是最后的21克”的自我辨析——每首作品无不倾注着诗人对亲情、爱情、友情,对自然万物、时间以及对抗时间之物的热爱。也就是说,无论主题如何丰富多变,与现实对应的情感需求在《春尽江南》中是不变的,并以“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有漩涡/你知道具体的位置”“一个拦水坝暂停了河床的步履/但是它形成了更大的落差”等充满哲思的诗句出现在《水码头》等作品中,让人感受到诗人借助江南随处可见的“水码头”意象所展开的回忆、思索。“水码头”看似提供了一种暂时的泊靠,但诗人带领我们看见的却是人生各处的漩涡、拦水坝、悬崖、迷雾,是经历在时间

的冲刷之下,形成可供人观赏的生命景观。“你知道流水不可能停下来”,心灵唯有经历过水流更深处的体验才会变得忘我豁达。诗人以江南意象,凝神内观一段段人生,验证诗歌不是修辞术,而是生命本真的体验。这使诗人王明法一直处于不回避,在介入的生命形态,行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生命诗歌发生的现场,并且一步步稳健地踏着“水码头”,慢慢回归到生命本真。

这种从出发再回归的生命姿态,也让一个时间的书写者不断创造出丰富的词语,书写出“江南”的诗意境涵。

(作者系江苏诗人)

近年来,散文作家们或行走在山川大地,绘制一幅幅自然史与风物志的文学长卷;或从文学先贤身上汲取资源,以诗意的笔墨点染历史文化叙事;或关注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的城市叙事,积极打捞乡村生活的物象万千,既呈现出保护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也传达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情怀。而聚焦巴蜀作家并辐射观照西部地区散文创作近年来的样貌,可以看出,新时代的散文作家们从各自的阅读经验、生活阅历和审美喜好出发,热情拥抱千姿百态的时代气象,这个多元的创作群体为我们观察和分析新时代散文写作的艺术特质提供了重要样本

## 书写寻常人生的城市叙事

## 打捞乡村生活的物象万千

近年来,生态散文写作正在迅速升温,已成

隐含着两代人对农村和农民未来的思考和展望。这时,作品的意义便丰厚起来。此外,李银昭的《么爷》、侯志明的《向牛致敬》、阿岬的《故乡》、潘鸣的《故乡不老》、黄薇的《县联社》,都是采自乡土大地或小城生活的精美篇章,有绵长的生活韵味。

## 生态意识与民族情怀

许多具有责任感的散文家,配合党和国家从扶贫帮困到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拥抱生活,积极投身乡土写作。卢一萍的《扶贫志》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乡村振兴为大背景,以精准扶贫首倡地湘西花垣县为切入点,以人志,散点落笔,抓住不同侧面,调动多彩笔墨,描绘了情境不同的人物故事和田野个案,全面揭示了贫困乡村命运改观这一时代壮举。曹蓉的散文集《那边的香巴拉》聚焦蜀中大地,以诗性的语言和优美的笔调,生动展示了一个海拔3500米的美丽的云上村庄,通过历时三年的扶贫攻坚,终于告别贫瘠落后,实现乡村巨变,农牧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生动场景。蒲光树的散文《菜花香,菜籽肥》讲述大都市郊区民众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改变乡村业态,努力发展农业观光,推动乡村旅游业形成,从而走出了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径。

一些从乡村走来,具有直接乡土经验的作家,继续打捞记忆中的乡村生活,写出了若干物象万千、情真意浓的篇章。杨献平的散文创作以题材广泛著称,这些创作建立在作家长时段的西北军旅生涯的基础之上,近年推出的散文集《黄沙与绿洲之间》《弱水流沙之地》《沙漠里的细水微光》《沙漠的巴丹吉林》尤其引人瞩目。在面对大漠孤烟,长风沙尘的日子里,作家不是没有过消沉、苦闷乃至惶恐,但经过生活的打磨和环境的历练,最终在生命中留下的却是坚韧、豁达乃至乐观。作家笔下的西部画卷常常是荒寒中孕育着生机,寂寥中融入了温暖,有些场景看似庸常和琐碎,但仔细品味依旧透显着刚强、执着和大爱。所有这些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形成了杨献平西部散文特有的表现力和冲击力。他的故乡是河北沙河,即河北与山西交界处被称为“南太行”的那片乡村。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由童年到青年的青涩岁月,这段岁月成就了他日后的乡土创作,散文集《我们周围的秘密》《生死故乡》《南太行纪事》等,都是对这片土地的咀嚼、透视和书写。在作家笔下,故乡是矛盾的、多元的、杂色的,其中有勤劳创业,也有艰难生存;有族群和谐,也有亲情纷争;有历史的延续,也有时代的更迭……贯穿和统摄这一切的基本主题,是作家在走出乡村之后,以现代意识回望乡村而生成的个人的心灵史、成长史,以及这一方山乡的风俗史、变迁史,传递出中国乡村在历史变局中不断前行的姿影与足音。

彭家河的《麦地里的父亲》透过“我”的目光写父亲,写了他的勤劳、节俭,善良和敢于闯荡,也写了他的慢性格和认死理,在“我”与父亲的频繁交流和追述中,自然传递出农村正在经历的可喜变化,也含蓄地展现出变化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